

曹
刚
著

ཕྱིར་གྲི་རྒྱ་ལྷོ་ལྷོ་སྤྲོད་ཀྱི་དཔེ་མཛུགས་

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四川民族出版社

F822.9
C112

曹
刚

著

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责任编辑: 马安信

封面设计: 梅 曦

版面设计: 黄汉庭 张晓敏

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曹 刚

出版发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经 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60千字 插图310

印 数: 1—5000册

插 页: 6

出版日期: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09-2203-6/C·37

定 价: (精) 148.00元



西藏，雄性的雪域。你使我的
人生拼命地吮吸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
追日，伸展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
斗，终于成就了自己。

曹刚



曹刚其人其著

□

秦男

我不熟悉西藏雪域，不熟悉这一片令人梦牵魂绕的神奇的土地。是壮美的喜马拉雅山，巍峨的珠穆朗玛峰，蜿蜒的雅鲁藏布江，奇特的古格王朝遗址，雄伟的布达拉宫，神秘的藏传佛教……引领我走近了它，认识了它！

我不熟悉曹刚，不熟悉这位曾常年累月生活于西藏雪域的青年学人。是其学术专著《中国西藏地方货币》和其“西藏，既神奇动人，又残酷无情；既险峻峭拔，又坦荡开阔。真正的勇士在这里能一展身手，胆小的懦夫在这里只能瑟缩不前”的这段精警动人的话……引领我走近了他，认识了他！

走近了西藏雪域，认识了西藏雪域，面对那摄人心魄、魅力无穷的珠穆朗玛峰，我似乎突然懂得了一条人生的真谛：攀越就要冒险，冒险难免挫败；但人生



不懈追求的勇气和精神，却远比短暂的胜利更为永恒。勇敢，惟有勇敢才是勇敢者的墓志铭！男子汉，惟有真正的男子汉，才配与西藏雪域为伍！

走近了曹刚，认识了曹刚，面对这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酷爱漂泊的天性，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自己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来得紧要的青年学人，我亦似乎突然明白了一种人生的体悟：面对苍凉的荒漠，迷茫的雪原，无法逾越的高山，浩淼无垠的大海，勇士的心胸就会被异样的激情壅塞，抗争的旗帜会猎猎飘扬；骨髓会凝固得像灰色的轨道，敲之则铮铮作响；血液也会打着漩涡呼啸而过，在耳畔留下强烈的回音！

“人生的探索，作为一种使命是不可抗拒的。踏过泥泞，劈开险峻，勇往直前，从自在升华为自为，这是造就英雄的道路。”这是青年学人曹刚给我讲过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他也在其学术专著的后记中重复过。它，不禁令我记起了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一段名言：“人都在各自进行着人生旅行，在旅途中真正自由的人，是在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人，人生本身实际也是旅行。”是的，青年学人曹刚向我复述过自己彷徨、苦闷、抗争、奋起的近乎传奇的人生岁月；亦向我复述了自己历时十三载呕心沥血而成的《中国西藏地方货币》这部学术专著的过程。这些，足以说明了他锲而不舍成就事业，不愿心为形役的人生履迹。

可不是么？《中国西藏地方货币》正是作者人生拼搏的墓志铭！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货币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而西藏地方货币作



为中国货币文化之一支，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色彩。关于对西藏地方货币的研究，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曾作过大量的工作，但迄今为止似乎仍没有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物相融合的专著。可以毫不溢美的说，《中国西藏地方货币》的出版问世，将会填补这一空白。这部学术专著的“上编”，通过对中国西藏地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透视，较为详实、深刻地论述了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形态和作用，较为真实、准确地勾划出了一幅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的绚美画卷。这部学术专著的“下编”，则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从鉴赏的角度入手，引领读者步入西藏地方货币的历史长廊，促使读者在清楚地认识藏币的基础上，掌握其基础知识。这部学术专著还附录了两篇作者论文及藏币国内国际参考价格表，不但澄清藏币研究中的某些误区，而且为广大藏币爱好者提供了一幅颇具参考价值的收藏指南图。

可不是么？《中国西藏地方货币》正是作者人生不死的魂灵！你听听作者日记中的这段心语：“人生是这样短暂，在宇宙的亿万光年中，它简直就是一瞬、一刹那、弹指一挥、白驹过隙，你能把握住什么？然而，‘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同。’与永恒拔河固然必输无疑，但究竟有没有一点可能，让‘对岸的力量一分神，也会失手，会踏过界来，一只半只留下脚印的奇迹’。这奇迹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唯一的诺亚方舟。”作者的心语昭示：天地间肯定还有一种力量，能使人生自救，能使奇迹出现！作者的这部学术专著不就是雄辩的明证么！



我知道，学人生命的真谛，并不需要别人去创造，而要靠自己去熔铸。显而易见，《中国西藏地方货币》这部学术专著的出版问世，则是作者在遭际艰难，饱受磨砺之中追寻并体现自己生命意义的惟一方式。这里，我为我认识的这位青年学人写这些话，只是想告诉广大读者，这就是曹刚其人和其学术专著。

1999年8月6日 于蜀都诗梦书斋



目 录

曹刚其人其著

秦 男 [1]

上编 西藏地方货币发展史

(汉、英文对照)

第一章	西藏是率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地区之一	[4]
第二章	西藏地区货币的源流	[8]
第三章	尼泊尔银币进入西藏地区流通时期	[19]
第四章	西藏地区币制的建立和铸造	[21]
第五章	结 论	[29]

下编 西藏地方钱币鉴赏

第一章	西藏地方钱币基础知识	[71]
第二章	西藏地方钱币索引	[78]
第三章	西藏地方钱币鉴赏	[87]



第四章 川铸藏元	[172]
----------	---------

附 录

也谈“清代在西藏流通的剪碎的尼泊尔银币”	[179]
“尼币”是借用币还是代铸币	[183]
关于西藏地方货币的品级标准与价格	[188]
1987 年前部分藏币国际价格	[199]
后 记	[205]

❖ 中国西藏地方货币



上 编

西藏地方货币发展史

上编

西藏地方货币发展史

(汉、英文对照)

第一章 西藏是率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地区之一

第二章 西藏地区货币的源流

第三章 尼泊尔银币进入西藏地区流通时期

第四章 西藏地区币制的建立和铸造

第五章 结 论



货币起源于商品。共同的经济条件，是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血缘纽带。商品生产产生的经济条件，也是货币产生的经济条件，而这一切都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所以，每一民族价值形式的发展都是与该民族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节拍相契合的；同时，每一民族其价值形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又如同一面镜子，反映着该民族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我准备做的是：通过藏族地区各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透视，对藏族地区货币发展史进行一番初步探讨和研究。

对藏族货币发展史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对公元六世纪之前藏族生产力水平及藏区货币发展情况的探讨和研究更是困难。因为藏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始于公元七世纪中期，在此之前，无任何藏文历史文献资料可供比较分析，仅有的只是民间口头上流传下来的“历史”——民间传说和神话以资借鉴。在此之后，由于历史与宗教的原因，也无详细具体的历史文



献资料参阅。但我相信，只要沿着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足印，我们就可以对藏族地区货币发展史有一个梗概把握和比较清晰的认识。

第一章 西藏是率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地区之一

一、传说的启示

在西藏民间有许多关于“獼猴”与“岩魔”女相结合始有人类和“王”出现的传说。在许多藏族史籍中也都有关于此传说的记载。现仅以索南坚赞1388年所著的《西藏王统记》中的描述为例：

“如是此雪域人种，其父为獼猴，母为岩魔二者之所繁衍。故亦分为二类种性：父猴菩萨所成种性，性情驯良，信心坚固，富悲悯心，极能勤奋，心喜善品，出语和蔼，善于言辞。此皆父之特性也。” [1]

“母岩魔所成种性，贪欲嗔恚，俱极强烈，从事商贾，贪求营利，仇心极盛，喜于讥笑，强健勇敢，行不坚定，刹那变易，思虑烦多，动作敏捷，五毒炽盛，喜窥人过，轻易恼怒。此皆母之特性也。当时，山野尽属山林，江河盈溢洪水。盈满之水，开为支道，水即流归支道，原野之上，从事稼穡，营建城邑。尔后未久，即有聂赤赞普者出，来为吐蕃之王，从此始有臣民之分焉。” [2]

笔者认为，这个传说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包



含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因为神话故事也有其社会基础，接受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合理观点。只要我们删去后人的夸张渲染，去伪存真，还是可以找出其历史的遗迹的。传说所叙述的内容不仅告诉了我们“人种的起源”；也告诉了我们，在很久以前，西藏地区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水平，产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条件都已具备。已有人“从事商贾”，商业已经产生。约在公元前360年（即聂赤赞普时期），西藏地方已进入阶级社会。我们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在藏族历史上，商品交换和货币的产生如同人类的产生一样古老。

如果我们怀疑传说的可靠性，考古发现为我们再现了历史。

二、历史的再现

“近三十年来，在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林芝、昌都、江孜、阿里等西藏全境的八个地区，先后都发现了远古时代西藏民族的先民们所制作的生产工具，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在拉萨北郊、昌都的卡若、林芝的尼池、山南的乃东、雅堆等地发现了许多古人类遗址及大量旧石器、新石器和细石器时代的遗物。这些古人类文化遗存与祖国西部直至黄河流域所发现的同一时代的同类文化极为相似……” [3] 在众多的古人类遗址中，昌都卡若村文化遗址最具有代表性。经科学鉴定，卡若村文化遗址距今绝对年代在5000年—4000年之间。通过对卡若村文化遗址的部分挖掘，发现密集的房屋



遗址31座，窖穴1处；发现了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骨制品、陶器、彩陶、纺织物、装饰品、贝、石珠等。这些带有浓厚西藏地区色彩的原始文明的遗物，为我们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古人类生活的景象。

“青藏高原上的古人类已脱离动荡的游猎采撷生活，从旧石器时代后期逐渐进入定居的原始公社时期。至此，他们学会了制造各种精致的石器，放弃洞穴而建造房屋；生产活动从单纯的渔业游牧业扩及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已能广泛使用火，有了粗糙的纺织和缝制品等，能够制造彩陶和装饰品。”〔4〕根据摩尔根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此时，藏族已处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已相当发达。因为“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页）“在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始于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来从事建筑，……”（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11页—12页）在每一个部落内部都有十分详细的分工，因为部落里的成员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十分熟练地掌握各种生产技能。这种分工，正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交换已成为经常现象，货币已开始在“母体”中躁动。

三、社会发展的必然

其实在此之前，在西藏地区就有偶然的交换出现。因为“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5〕



虽然那时的交换是偶然的，其价值形式表现也不充分，但在偶然的、简单的价值形态中已孕育着货币的胚胎。“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 [6]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西藏地区，从牧业中分离出来的农业在一段时期与牧业之间形成了一方面紧密结合，一方面又处于分离的混合经济。特别是游牧业的发展对西藏地区货币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羊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 [7]。当时的交换都是部落与部落之间以部落酋长为具体代表人来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 [8]而货币正是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经济地理上看，藏南带有较多的农业经济特征，而藏北带有明显的牧业经济特征，农牧业区域分界明显，使交换成为需要。从自然地理位置来看，中国西藏地区是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接壤处。西藏地区价值形式依附于社会各项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综上所述，藏族地区无论是经济性质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与周边的经济、文化往来，都具备有率先发展货币形式的条件。所以，笔者认为“藏族地区是率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地区之一”的观点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